

7-42

664

1-38

学习鲁迅革命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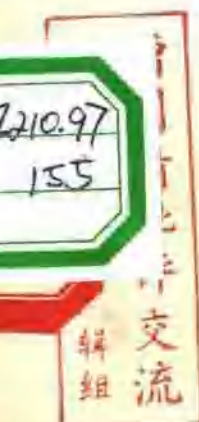
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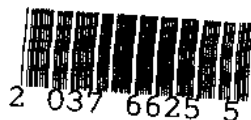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鲁迅言论摘录——



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政宣组选编

1976年4月





毛主席语录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

一切共产党员，一切革命家，一切文艺工作者，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“牛”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横眉冷对千夫指，
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
——鲁 迅

说 明

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一点鲁迅著作的指示，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，在院系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和部分革命教师，结合鲁迅作品的教学，在认真学习鲁迅著作的基础上，选编了这本《鲁迅言论摘录》。本摘录着重选编了鲁迅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言论，便于大家深入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，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一系列右倾翻案言论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。

本摘录共分七类，计206条，选自一九七三年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，“书简”中的言论，选自一九五七年出版的《鲁迅书简》，按类按年月编排。鲁迅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及有关文学史的著作中的言论，均未收录。

关于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，中央党校已编有《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》，本摘录未再选收。

限于时间和水平，粗疏、遗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目 录

一、论阶级和阶级斗争.....	(1)
二、反对复辟，反对倒退.....	(14)
三、批判折中主义.....	(23)
四、批判投降主义.....	(30)
五、支持新生事物.....	(37)
六、分析资产阶级民主派.....	(43)
七、坚持韧性战斗精神.....	(47)

一、论阶级和阶级斗争

因此我们在目前，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，有烧烤，有翅席，有便饭，有西餐。但茅檐下也有淡饭，路旁也有残羹，野上也有饿殍；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，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。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

《灯下漫笔》

《坟》第180页
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

他们是羊，同时也是凶兽；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，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，……

.....

我想，要中国得救，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，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，反过来一用就够了：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，对手如羊时就如羊！

《忽然想到》

《华盖集》第45—46页

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

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，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：可压服的将他压服，否则将他抬高。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

手段，常常微微示意说，你应该这样，倘不，我要将你摔下来了。

《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》

《华盖集》第65页

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

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。因为不易相通，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，甚至于还当作快乐。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，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“死之恐怖”，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，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。

《“死地”》

《华盖集续编》第64—65页

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

俄国大改革之后，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。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，简直不象人间；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，后来一定有希望。或褒或贬，结论往往正相反。

《〈争自由的波浪〉小引》

《集外集拾遗》第161页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

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；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，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。但他们被拷问，被幽禁，被流放，被杀戮了。要给，也不能。这都已经都写在帐上，一翻就明白。

《〈争自由的波浪〉小引》

《集外集拾遗》第162页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

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，心想杀掉他，社会就可平安。殊不知杀了文学家，社会还是要革命；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，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？

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

《集外集》第97页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斗争呢，我倒以为是对的。人被压迫了，为什么不斗争？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，于是大骂“偏激”之可恶，以为人人应该相爱，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。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，但饿人却不爱饱人，……

《文艺与革命》

《三闲集》第65页

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

倘必须前面贴着“光明”和“出路”的包票，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，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，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。

《铲共大观》

《三闲集》第85页

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

向“革命的智识阶级”叫打倒旧东西，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，要有革命者的名声，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，于是不但笑啼俱伪，并且左右不同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“阴阳脸”，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，……

《文坛的掌故》

《三闲集》第99页

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

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，自然是能有的事，但最好是意识如何，便一一直说，使大众看去，为仇为友，了了分明。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，却故意瞒了起来，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，“惟我是无产阶级！”

《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》

《三闲集》第111—112页

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

自然，“喜怒哀乐，人之情也”，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，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，饥区的灾民，大约总不去种兰花，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，贾府上的焦大，也不爱林妹妹的。

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

《二心集》第15页

一九三〇年

倘说，凡大队的革命军，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，都十分正确，分明，这才是真的革命军，否则不值一晒。这言论，初看固然是很正当，彻底似的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，是空洞的高谈，是毒害革命的甜药。

《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》

《二心集》第29页

一九三〇年

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，也容易变成“右翼”。革命是痛苦，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，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，那般完美；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，需要各种卑贱的，麻烦的工作，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；革命当然有破坏，然而更需要建设，破坏是痛快的，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。所以

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，一和革命接近，一到革命进行，便容易失望。

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

《二心集》第36页

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

无产者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。

《〈艺术论〉译本序》

《二心集》第53页

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

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，并非突然从天而降，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，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，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，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。

《〈浮士德与城〉后记》

《集外集拾遗》第345页

一九三〇年六月

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，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，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剥削和灭亡。

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

《二心集》第75页

一九三一年

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，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，……为穷人设想，所以觉得好，倘若替阔人打算，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。

《林克多〈苏联闻见录〉序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7页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

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，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人，对于青年，我敬重之不暇，往往给我十刀，我只还他一箭。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。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，我在广东，就目睹了同是青年，而分成两大阵营，或则投书告密，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！我的思路因此轰毁，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，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。

《序言》

《三闲集》第3页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

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，有一点携贰的心思，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。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，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。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，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，所以一定要除掉他。

《序言》

《二心集》第3页

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

一阶级里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，就是《诗经》里说过的那“兄弟阋于墙”，——但后来却未必“外御其侮”。

《序言》

《二心集》第3页

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

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，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，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，这

样的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，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。要做这样的人，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，要离开地球一样，他离不开，焦躁着，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，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。

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20—21页

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

我想无产者的革命，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，……

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29页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

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！

《祝中俄文字之交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39页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

“人话”之中，又有各种的“人话”：有英人话，有华人话。华人话中又有各种：有“高等华人话”，有“下等华人话”。

《“人话”》

《伪自由书》第62页

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

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，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？这无须多议论，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。他们打得

你死我活，好象不共戴天似的，但到后来，只要一个“下野”了，也就会客客气气的，然而对于革命者呢，即使没有打过仗，也决不肯放过一个。他们知道得很清楚。

《〈杀错了人〉异议》

《伪自由书》第79页

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

在这混杂的一群中，有的能和革命前进，共鸣；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，软化，曲解。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。

如果这就等于“军阀”的内战，那么，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，而将营垒分清，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！

《又论“第三种人”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101页

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

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，有权时无所不为，失势时即奴性十足。

《谚语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107页

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

某一种人，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，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。

《谚语》

《南腔北调集》第108页

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

战斗正未有穷期，老谱将不断的袭用，……

《后记》

《伪自由书》第159页

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

革命者因为受压迫，所以钻到地里去，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的爪牙，也躲进暗地里去了。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，胡说八道，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；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，也在怀着疑。一面胡说八道，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，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，准备着情势一变，就另换一副面孔，另拿一张旗子，从新来一回。

《上海所感》

《集外集拾遗》第423页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

假如出一个“学而时习之”的试题，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，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。自然，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，是胡说，但这不通或胡说，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。古话里也有过：柳下惠看见糖水，说“可以养老”，盗跖见了，却道可以粘门闩。他们是弟兄，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，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。“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好的，风雅之至，举手赞成。但同是涉及风月的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”呢，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？

《前记》

《准风月谈》第1页

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

有些慷慨家说，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。此说其实

是不确的，穷人在实际上，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。

《踢》

《准风月谈》第44页

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

帮闲，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，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，那自然也就是帮凶。但他的帮法，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，也没有血腥气的。

《帮闲法发隐》

《准风月谈》第64页

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

所谓“秋思”，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骚人墨客，会觉得什么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，风雨阴晴，都给他一种刺戟，一方面也就是一种“清福”，但在老农，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，就要割稻而已。

《喝茶》

《准风月谈》第98—99页

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

人生却不在拼凑，而在创造，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。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，使一些人“不得其地以窜”，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，以求“庶免是非”，然而又不可得。

《难得糊涂》

《准风月谈》第154页

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

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？

都有的，或者是美的圈，或者是真实的圈，或者是前进的圈。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，那才是怪汉子呢。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，而其实这正是圈子，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。

《批评家的批评家》

《花边文学》第9页

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

古埃及的奴隶们，有时也会冷然一笑。这是蔑视一切的笑。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，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，而劳作较少，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。

《过年》

《花边文学》第20页

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

儒士和方士，是中国特产的名物。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，儒士的便是王道。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。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，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，是妄言，说现在还有者，是新药。

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》

《且介亭杂文》第7页

一九三四年

闻韶，是一个世界，口渴，是一个世界。食肉而不知味，是一个世界，口渴而争水，又是一个世界。自然，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，但“非小人，无以养君子”，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，渴死的。

《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》

《且介亭杂文》第89页

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

有人要说，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，是怀抱着中国文化，代表着中国大众的。我觉得这话并不对。这样的少数，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。正如中国人中，有吃燕窝鱼翅的人，有卖红丸的人，有拿回扣的人，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，都在吃燕窝鱼翅，卖红丸，拿回扣一样。

《中国语文的新生》

《且介亭杂文》第90页

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
要论中国人，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，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。自信力的有无，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。

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

《且介亭杂文》第94页

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

据我自己想，只要是地位，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，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，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。

《内山完造作〈活中国的姿态〉序》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第40页

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

朋友乃五常之一名，交道是人间的美德，当然也好得很。不过骗子有屏风，屠夫有帮手，在他们自己之间，却也叫作“朋友”的。

《四论“文人相轻”》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第133页

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